



1909年开工的泇口黄河大桥建造桥梁上部结构

泇口的前世今生

□扶小凤

泇口渡的历史,最早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。泇口渡不仅是古济水岸边一个重要的渡口,也是齐国到中原的必经之路。

泇口,即泇水入古济水口。泇水从趵突泉发源,由泇口汇入古济水。元代画家赵孟頫在《趵突泉》一诗中曾写到泇水,“泇水发源天下无,平地涌出白玉壶。”

历史上,泇口也曾被文献资料写为雒口、洛口。古汉语中,“雒”和“洛”是通假字。明代时,因皇帝朱常洛之名避讳,把全国带“洛”的地名都改成了“雒”,泇口因此变成了雒口。青岛有一条路叫雒口路,便是以此得名。刘鹗《老残游记》里,就写成雒口。后来为了地名规范,沿用了泇口这个最初名称,一直到现在。

古济水被大清河占道后,给泇口带来了生机。明代的《历乘》写到,泇口是“商人贸易之处”“楼船往来,亭阁飞甍,诚一巨镇”。那时,泇口码头“盐船如织,盐坨如山”,成了一座十分繁华的城镇,来自大清河的盐船络绎不绝,到达泇口之后,转运至全国各地,泇口一度被人们称为“小济南”。

1855年黄河袭道大清河后,泇口码头“盐船如织,盐坨如山”的场景成了过眼烟云。

1868年,英国人艾略斯驾驶汽船,行至泇口渡时,只见泇口渡凋敝荒芜,船只稀少。利津铁门关盐场少量的“鲁盐”,顺着新黄河河道,被船运至泇口渡,再被分拆贸易到别处。

艾略斯这样写道:“我们到达的第二个感兴趣的地方是泇口,是济南府的港口。泇口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城镇,就位于河的右岸。济南府离河十二里,离主山脉的山脚不远,山脉平均高度约为800到1200英尺,为低矮、草木丰盛的平原提供一道亮丽的风景。城镇就建在平原之上,平原沿着河的两岸绵延数英里,使该地区平坦低地成了一大特色。平原基本上是淤积而成,但是,平原之上耸起了几个楔形的、参差不齐的小山包,或者更确切说是一些岩石,堆积成奇形怪状,山包底部附近有一些碎片,在水力的作用下,磨成了鹅卵石。”“据说,贸易在济南府有很重要的地位。但是,因为大部分的贸易是通过马车运送,因此,乘船的旅客几乎没有机会见识到那大规模的贸易。在泇口的船只数量并不多,许多船只看起来只是往大运河时路过此地。据观察,无论多少数量,唯一的商业制品都

是盐。这些盐来自铁门关。”

此时的黄河频频泛滥,把入海口的四大盐场淹没殆尽,泇口渡上驻泊的“盐船”已少得可怜。泇口古镇也因此残败,一度萧条。

泇口再一次兴盛是在清末开埠之后。从黄台码头到泇口码头,修筑了一条“清泇小铁路”,山东各地的盐,从小清河转运到黄台码头,再由小铁路运输到泇口码头。这时,泇口码头成了济北的交通枢纽。

到了民国时期,泇口渡一跃成为济南水运第一码头,繁盛之状,宛如一座闹市。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画册中有一组泇口南码头的照片。只见黄河河道里船只往来,桅杆林立;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;忙碌的人们,络绎不绝。甚至在岸边,还有一排排露天小吃店,休息的人们坐在凳子上,喝茶聊天,卖烟的烟贩穿梭在人群之中。那时,从利津出运的鲁盐,从天津、北京而来的杂货及石油,以及省内购买的面粉、棉花、大豆等农产品,都从泇口码头转泊,这便是被济南历史文献中称为“上关道口”的泇口官渡。另外,还有一个民渡码头在“上关道口”不远的地方,被称为“下关道口”,由小船运送给过往百姓的物资及牲畜等。

泇口镇的街巷现在还保留着二七集街、三八集街、柴火市街这样的名字。每月逢二、七,二七集街上有集市,每月逢三、八,三八集街上有集市。柴火市街,肯定是这条街主要买卖柴火了。由此,泇口一度被称为“小济南”一点不假。

著名的黄河泇口险工,也在这里。泇口险工始建于清光绪十六年(1890年),初为土坝,后逐渐加固为砌石坝。

昔日的泇口渡口,从济水到大清河,从大清河到黄河,从帆船到浮桥,从浮桥到轮渡,一直是连接南北交通的津口。后来,一座座横跨黄河南北的大桥建成,渡口成为百姓记忆中的往事。如今,“万里黄河第一隧——济南黄河济泇路隧道”贯通,泇口自此天堑变通途,再也无需津渡。

一座古渡,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从未改变,从它身边逶迤而过的河流,却易名数次。从昔日的商贸重地,到如今的服装集散基地,泇口从未离开人们的视线。

在泇口险工处,两座大理石雕的镇河神兽伏卧在岸边,凝视着滔滔东流的河水。一切,是如此静谧,一切,又如此祥和,似乎亘古未变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,青岛市文联签约作家)



主办单位:
山东黄河水务局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

承办单位: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

“大河奔流——我与黄河文化地标”
征文投稿邮箱:
qlwbfnjzg@qq.com

夯声里的黄河魂

□赵博文

在黄河故道的褶皱深处,始终回荡着一种特殊的声律。它不是文人笔下的平仄对仗,而是青铜般的“嗨呀”声与玄武岩撞击大地的轰鸣。被称为“硪号”的夯歌,曾在菏泽185公里的黄河堤岸上此起彼伏,将人与自然的对话镌刻为立体的声调密码。

夯歌的起源深埋在六千年前的城头山古城墙下。当良渚先民夯筑祭坛时,最早的劳动号子便随着木杵起落萌发。及至黄河流经齐鲁大地,片硪、立柱硪、登台硪等形制在治水实践中演化成型。最重的百斤大硪需要十人共执八根麻绳,七十五公斤的石块随号令腾空而起,在精确计算的抛物线下砸出青铜编钟般的回响。这种集体协作的智慧,让《礼记》中“声依永,律和声”的记载有了最朴素的注解。

硪号的艺术性深嵌在实用价值之中。领号者的长调需踩着汛期浪涛的节拍,将“天上星多月不明”的起兴抛向云端;应和者的短句要卡准石硪坠地的瞬间,用“嗨呀”的爆破音夯实土层间隙。菏泽牡丹区档案馆收藏的

《慢四硪》工尺谱显示,这种源自黄河滩涂的声律体系,竟暗合《乐记》中“大乐必易”的美学原则。那些即兴创作的唱词,既有“三月柳梢青又青”的清新,也不乏“龙王殿前锁蛟龙”的豪迈。

当八根麻绳紧绷如弓弦,当九副脊背弯成满月,当百斤石硪精准砸向标尺刻度,先秦典籍里的“同心同德”便有了血肉。在1949年黄河复堤工程的影像中,成千上万的硪工队列绵延数十里,不同村落的夯号声在河风里交织成复调。这种超越个体的共振,让《吕氏春秋》所述“千人唱,万人和”的盛景穿越时空,在治黄工地上获得了现代性重构。

如今智能机械接管了夯土作业,但那些嵌在大堤基座里的石硪仍在诉说历史。当我们用声纹仪解析老磁带里的《紧急风》号子时,频谱图上暴烈的振幅曲线,仍在诉说着先民驯服洪水的集体意志。

夯号声渐远,黄河精神永存。那些曾响彻云天的“嗨呀”声,早已化作文化基因里的隐性密码。当我们凝视博物馆里的硪体时,分明能听见泥土深处传来的共振。

舌尖上的黄河记忆

□冯骏祺

来到东阿府,定要品尝一下肥嫩的黄河大鲤鱼。

午间,府前街东的社区农贸市场仍是熙熙攘攘,水产店的铁盆里,汩汩水中的大鲤鱼活力不减,穿胶皮裤的鱼老板正在宰鱼,鳞片齐飞,刀刃在案板上砰砰作响。这片水产市场紧邻黄河河道,每天清晨六点半准时开秤。

我们挑了一条最活跃最闹腾的鲤鱼,四斤上下,脊肉厚实、尾鳍宽大,鳞片间还粘着些许水草碎屑。父亲讲肥鲤鱼反倒不好吃,嫩的是活泛鱼,鱼尾荡得最大,鱼肉滑嫩筋道。

东阿是鲁西黄河鲤鱼的一大产地,环境优势使然,这边的黄河大鲤鱼以养殖为主,往往有“金鳞赤尾、体形修长”的外形。黄河里的大鲤鱼近些年来也少有了,愈来愈成为难以寻觅的乡间味道。

回到家中,鱼儿还在努力呼吸,一张一合,不过下一秒便被拍晕丢了性命。刀背去鳞、剃去内脏、剃下两腮,鱼脊朝上,刀刃自鳃后入,整鱼改牡丹花刀,刀刃切到主刺前稳稳地收住,鱼身便绽开十八道波浪——像极了黄河下游九曲十八弯。父亲展示了一波老主厨般的刀工,料酒、精盐撒入刀口稍腌,去除黄河水的泥腥。再“游”过三遍面粉,大油锅里的花生油也烧开了,裹上面糊的鱼滑腻腻的,父亲左手勾住鱼嘴,右手拇指食指捏住鱼尾,生怕它游走了。鱼儿“弓”字形入锅,最弯处先

接触滚油,便听见水分与油“噼啪”的交响,待鱼弯处表皮变脆定型,整体鱼顺下,转中火,此时油锅里噼里啪啦闹得最欢,金黄色霎时裹上了整条鱼身,漏勺捞出,父亲再把鱼的肉质捏松,这样面粉和鱼肉融合的口感更佳,锅中转大火再次烧热,复入热油锅中将鱼炸至深黄色,外皮酥脆,焦香肆意。

只见出锅时的黄河鲤鱼,鱼嘴怒张,尾鳍高翘,宛如鱼跃龙门,父亲手艺略逊于顶级大厨,要知道卖相最好的金黄大鲤鱼能立在盘子中央,仿如捧月与倒桥。当然,糖醋黄河鲤另一重要的便是糖醋口。这糖醋汁讲究三焰三浇:头道热油将葱姜爆香,二道高汤融合了陈醋香,第三回勾芡再用藕粉而非淀粉。勾芡时手腕急抖,绛红色糖醋汁淋上炸鱼的刹那,厨房蒸腾的雾气里,恍惚能看见无数先民在夕阳下劳作、晨光中捕鱼头,也盛装着这般滚烫的殷红。

糖醋鱼在盘里依然保持跃姿。父亲没动筷,先拿筷子指向还有神的鱼眼:“这叫活吃鲤,尽可能锁住河鲤的原初味道和几道调味的增香。”其实哪是烹饪技术的独特,不过是晃间出水的大鲤鱼,晌午便上了餐桌,硬是把黄河的生气封存在了这鱼肉里。

糖醋河鲤真正的秘方不在灶上,在选鱼时看鱼鳃是否沾着河泥——黄河鲤鱼咽下的每一粒沙,都在鱼肉里酿成了穿越九省的浑厚,无一不展现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对于黄河食材的感悟。